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姜椿芳文集

第六卷



中央编译局文库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Literatur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央编译局文库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Library

014059668

C53
428-2
V6

姜椿芳文集

第六卷

译文三 政论时评



北航

C1746995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C53
428-2
V6



中央编译局文库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Literature

中央编译局文库出版工作领导小组（编委会）

主 任：贾高建

副 主 任：俞可平 魏海生 陈和平 柴方国 杨金海

委 员：崔友平 沈红文 杨雪冬 季正聚 何增科

赖海榕 郝卫东 张文成 刘明清

《姜椿芳文集》顾问委员会

衣俊卿 韦建桦 俞可平 王学东 宋书声 顾锦屏

《姜椿芳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 编：杨金海

副主编：薛晓源 邢艳琦 谭 洁(常务) 姜妮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杜永明 岑 红 张文成 金常政 姜 廷
姜抗生 姜其煌 姜林红 姜战生 姜路娜
姜解生 姚以恩 郝卫东 贾宇琰 黄鸿森
曹荣湘 韩慧强

参加本卷编辑出版工作的有

贾宇琰 翟民刚 邢艳琦 郑菲菲 董 妍

丛书编务统筹

李小燕



1935 年在哈尔滨时的姜椿芳



1938 年姜椿芳与好友在上海合影。前排左为姜椿芳，右为袁彦椿，后为张金人（张君悌）



1953年在中央编译局办公楼前，陈昌浩（前排左一）、姜椿芳（前排左六）、张仲实（前排左七）等与外国专家在一起

出版说明

姜椿芳同志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总编辑,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首任校长,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

姜椿芳一生著作等身,创作时间跨度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涉及领域广泛,涉及语种丰富,散见于各类报刊、图书,从未系统整理出版过。今年是姜椿芳诞辰100周年,为比较全面系统地展示姜椿芳的创作和翻译成就,我们对这些著译成果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了这套《姜椿芳文集》。

《姜椿芳文集》共约480万字。汇辑姜椿芳已发表、出版的著译及部分未刊手稿,按照收录作品的专题和体裁,分为十卷。除第十卷按内容编排外,其他九卷按作品发表时间编排,原来未发表的作品按写作时间编排。第一卷至第六卷为翻译作品部分,主要收录姜椿芳自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翻译的诗歌和歌词75篇、戏剧29部、中短篇小说38篇、文艺杂论48篇、政论时评45篇。第七卷至第十卷为著述部分,其中第七卷至第九卷主要收录姜椿芳自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创作的政论性杂文121篇,电影和戏剧评论、翻译理论与创作杂谈、书文序言等89篇,怀念、忆旧类随笔79篇;第十卷“百科全书工作”,收录姜椿芳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和辞书的论述、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学科卷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辑要、亲笔撰写的百科条目、媒体对他的采访文章以及姜椿芳日记(1978~1987)。我们精选了最有代表性的照片80幅置于各卷卷首。

在文集整理编辑过程中,大致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所收作品,凡多次印行者皆选用相对出版晚近、内容较为完备的底本,或经过作者修订的新本。作品原属繁体字者,一律改为简体字。

二、所收作品,尽量保持原貌,只对个别异体字及标点进行技术性规范处

理,对明显的笔误进行更正,各卷之间也不作硬性统一;保存原印本所附有关资料,举凡“译后记”、“附注”等,概不作删除。

三、对于作者的习惯性用字,我们给予最大程度的尊重。但对一些常见词语如“那末”和“那么”、“刺戟”和“刺激”等同义词语,均统一为后者。

四、除《姜椿芳同志生平》、《姜椿芳年表》、《姜椿芳日志》等及正文文章出处外,正文所有数字均统一使用汉字表示。

五、姜椿芳作品跨越 20 世纪 30 年代至 80 年代,个别外文译名(包括人名、地名、作品名、作品中文学形象名)前后出现变化,或者与通用译名不一致。为保存作品原貌,除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契诃夫、果戈理等在内的前后译法不统一的重要译名作了统一处理之外,其他译名均未加改动,在全书书末附录“译名对照表”(包括本文集译名和通用译名),以备读者查阅。

六、原作者和译者所作的批注、译注,整理时全部保留;文中注释,除俄文版原注、作者注、译者注外,凡本书编者所加注释,均标明“编者注”。

七、为方便读者查阅,在每篇文章末尾注明文章原始出处和刊载日期、曾收入作品出处和日期,以及姜椿芳当时所署笔名。

2011 年,在中共中央编译局的鼎力支持下,这套书稿成功申报 2012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共中央编译局对此项目高度重视,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基础上,给予了相应的资金支持,并将这套书纳入“中央编译局文库”出版规划。中央编译出版社为这套书的立项和编辑出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搜集、整理、编辑姜椿芳同志数百万言的著译成果,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姜椿芳同志的子女苦心孤诣,细心整理,倾力配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学术界、出版界的许多同仁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尽管我们在编辑工作中尽心竭力,但由于编辑时间紧张,编辑学养和经验有限,难免有疏漏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姜椿芳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 年 6 月 30 日



目录

半年来日本的战时经济	1
日本的经济及其对外贸易	4
在日本威胁之下的香港	9
重庆——中国的新都	11
美国经济危机的发展	14
中国工人反侵略斗争	18
论第二阶段的中日战争	20
财政·战争·法西斯蒂	24
中国必胜	27
日本侵华的代价	28
西班牙战争的经验	32
英美日的造舰竞争	36
日本军队及侵华战争	39
河北省的游击队	44
日本的泥腿开始崩溃了	47
根伦派与德国在捷间谍	49
间谍活动的形形色色	52
三月份中日战事鸟瞰	55
美国海军大演习与美国太平洋岸的防务	57
抗战插话	59

妙文共赏	61
中国抗战插话	62
戈倍尔竟禁止德人欢笑	65
战时的日本知识分子	66
十月革命和苏联各民族文化的发扬	68
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72
给初古诺夫的信	83
中国革命问题	85
论中国革命问题	91
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	96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114
关于中国	132
关于中国	151
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69
关于中国	171
中国和日本	172
南京事件	174
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	177
北京事件	178
中国问题	180
关于中国的三个问题	182
中国革命的希望	185
关于中国共产党	187
苏联在中国的威信	189
战争贩子哈里曼	191

半年来日本的战时经济

C. Boldeirev

甚至于像直接受着军部援助的飞机制造业的这样纯粹军事的生产,因为市场上缺乏流动的资本,没有训练的干部工人及其他等等,也感着极度的困难。一九三七年曾有好几个创办新的飞机制造公司的计划提出,但是实际上,正如《东京朝日》报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日所指出,只成立了一个公司——Seua Hikokial。另一个 Yamato Hi Koki Seisaku 公司资本金一千二百万元日金,还是在七月里成立的,但是十一月里六十万股票中没有卖出的有十万股。资本金二千万元的大日本 Koka Koge 公司也是这样,六万股票只找到七千股票的雇主。

那些与军事给养没有直接关系的日本工业部门,碰着更大的困难。限制棉花输入,对于纱布纺织业状况给予极端不利的影响。为了“节省”工商省对这一宗输入所预定的八千万元日金,只得把棉花的输入由总输入部分中减少百分之十,即等于日本国内棉花消费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这使纱布纺织业的出品普遍地减缩,并使这种工业部门的许多中小工厂生产倒闭。日本纺织工业的其他部门如毛织业和丝织业也有这样的情形。第一,正和丝织业一样,因原料输入的激减,第二,因销路的低落。在战争的初起几月,人造丝输往中国几乎完全停止,致使这类制造品的狂跌:每一百英镑从七月里的八十六元五十钱日金到十月里的七十二元五十钱日金。

日本非军事工业部门的机械不运用的程度可以作这种工业部门所受生产压迫的最好证业。去年十二月里纺纱机中不用的机械,约有百分之五十左右,人造丝业十二月达百分之五十八,纺丝业百分之五十五,报纸百分之五十五及士敏土百分之六十五,其他(见去年十二月十一日 Toe Keidzisi MPO)。

与国内困难并行的,是抵制日货运动的日益扩大,愈加严重地使日本不安,

抵货运动的消息日益顽强地从各处传来——从中国,从南美各国,从英国非洲属地,从马来半岛都传这样的消息。《读卖新闻》在巡视各国抵制日货运动的一文中,很恐慌地指出:巴西的咖啡出口商,哥伦比亚的胶皮商不愿租用日本的轮船,真是抵制势力扩大的明证。这报纸又诉苦道:“在中国,地方商人对于拒绝卖米卖铁给日本并拒绝买日本货表现得特别积极。”(见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读卖新闻》)一点也不错,谁都承认愈加坚信,如果像英美荷法这样的国家对日停止商务关系,那么一定会使日本迅速地走向经济惨剧,同时并使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容易些。谁都知道,日本的对外贸易受上述各国牵制的程度很高。人口的原料,英国部分占百分之三十,美国百分之三十二,中国(东北四省不在内)百分之五,六,荷兰和荷属印度百分之四,法国和印度支那百分之一,四。总计起来,这五个国家统制着日本所有人口原料的四分之三。这些国家在日本出口货中的地位,差不多也是这样。

日本政府对于入口货和外汇所施行的限制,并没有解救日本的危局。这些限制并没有填补了日本政府耗费在购买军事原料上的钱币,军事原料去年下半年仍是继续大量的输入,也没有校正已破坏的对外贸易平衡。过去一年的财政年,因此日本在商业上亏空了六万五千万日元金的大数目。和一九三六年比较,那时日本商业的贸易额是亏空一万三千万日元金,这一次是入口货对出口货多付了五倍的多余支出。但是商业的差额,并不就这样了事,过去一年间日本的支出差额,或是它的国际财政来往的最终差额是怎样,是更加重要的。这对于海岛帝国的前途,是远非可喜的。

平时商业差额中的亏额日本大部分是靠所谓“无形”输出的益额输来填的,所谓“无形”补出是航业的收入,投在外国的资本的利息与红利,几种其他个别国家自相往来的款项。所以一九三六年日本商业的差额中虽有亏额一万三千万日元金,但是在支出差额方面却只有亏额三千六百万日元金。

一九三七年日本商舰起初是忙于给日本军火工业运输原料,后来是忙于运输军队和军需到中国领土里去。所以它的总收入去年是一定很低的。日本在华企业的盈利,汇往日本的也一定减少,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军队不但使许多中国的,并且外国的企业都毁坏了,日本所投资的企业也在其中,这种日本在华资本的损失约达四万万元日元金,其中三万万余元日元金是在青岛,九千四百万元日元金是在上海(见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大美晚报》)。照上面所说的情形,日本一九三七年支出差额中的亏额一定要比前年多好几倍。

结账需要付现金,日本去年不得已竭力筹集,运出现金四万万元日金。为了“充实”维持——即使是一些时候——发行钱币所必要的金准备金八万万元日金,不得已把日金的成分减低三倍——从七百五十米厘格兰姆减到二百九十米厘格兰姆。照现有的金准备金,日本银行只有权发行十八万万元日金,但是十一月二十日日本银行便超过这数目了。据 Chugai Sjogio 的估计,截至去年的年底,在外流的纸币一定要在二十三万万元日金之上。该报又指出道:“同时在流动中还感觉现款的不足”(见去年十二月五日该报)。

物值不断的激增更补充了通货膨胀典型情形。据日本工商省在日本十三个主要城市调查之后的统计,最近一年中零售物价平均增加百分之二十二,同时期批发物价增加:五金品百分之九十三,建筑材料百分之三十四,化学品百分之十九,肥料百分之二十九,燃料百分之三十二及其他。

还可以指出战事对于日本经济的否定作用的几十个现象。但是战争的破坏行动的最明显的证据是日本劳动者的状况更进一步地普遍的恶化。非军事的工业部门,尤其是纺织业的生产的激减,使失业猛烈增加。但是在业工人的劳动条件猛烈恶化了。物价的高涨吞噬了工人实际工资的生活部分。

同时日本资本家利用军事状态以更进一步的进攻工人阶级。例如有几种工业部,借口缺乏工人,把工作时间增长了。本来已被极端削减的工人的法权,现在实际上完全取消了。甚至在矿穴里,做夜工雇用童工和女工也激增了。

日本劳动农民的状况还要更加困难。因大部分人民动员去作战了,过去一年间农村经济感着人力大缺乏,尤其是在收割的时期。还有更甚的,是据日本报纸转称,因马被征集去作战争之用了,农田里的马几乎完全绝迹了。除此之外,非但捐税,并且租金近一年来也大见增加了,生活在奴隶租金的条件中的日本农民,本来就不胜负担的状况,更加恶化了。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财政资本家霸王的殖民地利润而在中国进行的掠夺战争,半年来给予日本国民经济的结果便是这样。

译自苏联《真理报》,原载《每日译报》1938年2月17日第3版

署名:之

日本的经济及其对外贸易

L. Perov

不久日本《朝日新闻报》发表日本藏相(财政部长)Kai的谈话。这位大臣说,今后在华战争的财政支出,主要将依靠发行新公债,依靠捐税和加强通货膨胀。从大臣的话语里非常明显地透出日本在一九三八年的负债大大增加了。大臣又说,必须把输出和输入的不利对比结束。原来一九三七年日本的输入要比输出超过六万二千万元日金。

谁都知道,日本的现金存量是很低少的。日本在尽想种种方法限制入口货的同时,却仍旧输入了大量的货物,主要是军事原料。一九三七年日本贸易对比是亏损的,这一个个事实,很充分地说明,日本是很受外国市场的牵制的。军事原料方面,日本很贫乏。下面我们开列一个表,表明日本在好多种受输入牵制的最重要原料方面的情形。

日本受输入牵制的各种原料:

	百分比
铁	百分之三十
生铁	百分之七十六
铁片	百分之四十八
铜	百分之四十·九
铝	百分之七十
铅	百分之九十二·一
锡	百分之七十·八
亚铅	百分之七十一·一

煤油	百分之九十二·六
棉花	百分之九十八
兽毛	百分之九十五
人造丝原料	百分之九十
橡胶	百分之一百

正如上表所表明,日本因本国资源的贫乏,没有外国市场,不从外国输入是不能进行长期消耗的战争的。为进行战争,非但需要原料,并且还需要购买这种原料的钱,作战方面也直接需要很大的款子。日本以前进行一切的战争,都是依靠了外来财政的援助,这是很特殊的,日俄战争,那战争照它的规模讲要比现在的中日战争小许多,那时候日本仅在受到英美援助之后才排除了它自己财政的困难。

现在日本并不能自夸它在外国享有广泛的信仰。近来日本没有借到一笔外债。无疑,这种公债在大多数国家里是极端不能销售的。另一方面,在日本却呈现着现金存量急剧减缩的倾向。好多年来日本努力设法弄现金。它定出收买现金的很高的价格。单看从一九三二~一九三七年这时期中金价涨了两倍这一点,便足够明白了。因为收买价和官定价之间存在非常之大的差别,所以日本政府要补偿日本银行因收买现金而受的损失。一九三四年日本政府给日本银行的补偿基金有一万万日元之说。一九三五年,这项基金增加到二万万日元,而一九三七年,在三月里这基金便已远达四万万日元了。

由于这种政策的结果,日本银行得以收买了在日本本国及其殖民地所采得的黄金的大部分。例如,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几乎收买了所采全部黄金的三分之二。从一九三四年四月到一九三七年二月这个时期中日本银行收买了三万零五百万元日金的现金。这样,日本的现金存量便稍为增加了。但是因为对外贸易的大亏损,日本政府又不得已把现金大量地运出了。一九三七年从三月到七月的五个月中,日本输出的现金为数达三万二千七百万日元,几乎是日本本国及其殖民地内三年的采金额。

这样,现金从日本的输出,完全是靠了从前所积聚的存储。因为现金存量的耗费如此可惊,日本政府便取出日本、朝鲜、台湾银行现金存储的一部分。除

此之外,日本政府又把所有的现金存量重估计了一次,把日金的现金成分减低百分之六十。重估价之后,政府从日本银行取出现金七万一千七百万日元金,从台湾银行取出二千五百万元,从朝鲜银行取出四百五十万元。

但是这个手段也没有解决日本的财政困难,因为事实上金子并没有增加,据日本杂志 *Toe Keidzi Simpo* 说,“日本所有军费支出,自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都是有关外国的付款”。还有很显明的,是日本政府和日本进口商竭力设法延期付款,竭力图谋在长期欠账的条件之下买到货物。美国《商业杂志》关于这事写道:“据熟悉远东贸易的银行家说,日本竭力设法在长期欠账的条件之下购买……但是外国出口商却都要求交货时立刻付款。”

非常明显的,因贸易的差额是亏损的,又因现金存量的减少,日本在外国取得商务欠账,对它自然具有重大的意义。有几个直接间接可以证明日本所获得的商务欠账的数量是非常之大的。例如,伦敦《财政新闻》称,单只日本对德国的“死期”(即过期未付)的进口货的欠款便达一万万元日元金。由此不难揣测欠款的总数一定远超过“死期”的贷欠。

日本非但在德国,并且在英国享受着很大的商务贷款。日本对于购买欧洲、非洲、澳洲、印度、近东各国的货物,商务账款主要是经过英国银行用英镑支付的。日本英文《日本记事报》(*Japan Chronicle*)杂志在去年九月里便说,用英镑计算须在伦敦偿付的日本期票,百分之六十多是外国的账款,为数每年几及一千万万元日元金。这杂志又说,从一九三六年起,日本期票在伦敦市场上是有这样的多,竟使统计的百分数都增加了。

但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扩大,伦敦的银行家渐渐不与应在伦敦偿付的日本期票发生关系,所以日本在伦敦的贸易财政逐渐困难了,日本国内的情形,在外国也引起极大的不安。以前对于二月二十六事件(法西斯蒂在东京杀死几个内阁员的失败的政变),伦敦的银行很神经质的反应这一事件。那时计算的百分比是涨得这样高,致使日本期票的流动非常困难。

美国报纸上也发现这样的消息说,许多美国商行对日本入口商的商务来往,都改用现金交易了。例如《纽约导报》(*New York Herald and Tribune*)在去年十月里便写道:许多美国商行的代表接到命令,停止记账售货。因此日本《读卖新闻》的财政专家写道:“如果美国和英国拒绝财政上资助日本,那么这将引起比政治与经济制裁还要更严重的形势”。

虽然有着种种的限制,但是日本现在还是从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加强输

人煤油、生铁和其他为进行战争所必要的货物。由这一点可以知道,日本还是享有充分广泛的商务借贷。除此之外,日本还是享有一些英美的亲日资本家的“同情”。例如,谁都知道,日本最近正进行着交涉,想吸引美国摩尔根银行向新成立的“满洲重工业会社”投资。该公司的总理 Ayugava 特地到美国去,想用满洲的煤矿与工厂作抵押借款。

自然,商务的贷款不能解决战争财源的问题,所以日本竭力扩大它自己的输出。假定一九三一年的输出是一百,那么输出的升降可以用下述的数字来表明:一九三四年是一二九·九,一九三五年是一四五·八,一九三六年是一五五·一。出口货中占最大的地位的是纺织品,主要是指望在殖民地国家的大量的消费。例如一九三六年日本输出纱布四万八千三百万元日金,其中七千二百万元是输往英属印度的,五千五百万元是输往荷属印度的,二千万元是输往埃及的,一千四百万元是输往澳大利亚的,以及其他。

在日本的出口货中居决定地位的是美国和不列颠帝国。一九三六年日本的总输出是二十六万万九千三百万元日金。其中美国占百分之二十二,英国,英属印度,澳洲联邦占百分之二十。一九三六年日本输往荷属印度的货物有一万万二千九百万元,一九三七年日本输出也并没有降落。它对外贸易差额的损亏,只是说明进口货的激增。非常明显地因美国的经济危机正在进逼着,日本的输入已有缩减的可能。这样,输往美国的生丝不免减少,本来美国能吞吃日本全部出口生丝的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占据第一位。拿抵制日货运动的高涨,对于日本的输出也造成了相当的困难。抵制日货当做反对日本侵略的方法并不是新花样。一九一五年,当日本向中国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条的时候,立刻引起了中国人方面的抵制日货。抵制一共亘延了六个月,这时期日本输往中国和香港的货物比前一年的同时期减少了一千七百九十万金元,即百分之二十九。

抵制日货运动,在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都扩大着。例如,在美国,有无数的团体通过了抵货的决议。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也通过了抵制日货的特别宣言。劳动者的抵制日货运动是这些国家的劳动者对于中国民众表示国际同情的形式之一。

明白这些事实,那么日本藏相的悲观论调是非常明显的了,他不得已承认“调整对外贸易差额的不可避免的困难,以及现有的钱币困难”。当然,这些困难将依中日战争发展的程度而消长。日本资本家正在竭力把经济财政